

我跟日本戲劇的邂逅，是偶然的事……那是發生在我留學日本第二年的事。

我在1999年10月16日出發往日本留學，當時對日本的表演的認知還只限在流行歌手安室奈美惠在舞台上的勁歌熱舞，或黑澤明電影《亂》、《影武者》中某些表演者帶有日本傳統表演的演繹，除此之外，當時我對日本的表演或戲劇沒有任何概念。直至無心插柳進入了之後的母校日本大學藝術學部作一年的旁聽生期間，基於我曾在中學的劇社及香港理工大學的戲劇學會參演了好幾部製作，對表演很有興趣，所以選讀了演劇學科講師主講的「演技論」。

之後受到這位日後的恩師藤崎周平老師的邀請，讓我這個當時還只是旁聽生的外國留學生可以跟四年級的前輩們一起上演技實習課，並觀摩他們的畢業製作排練。在此之前，我所認知的日本人都是較含蓄及內斂，或是把反應以漫畫式的誇張手法表達出來，所以當我第一次親身接觸日本戲劇活動的時候，看見那些大約二十歲左右的日本年輕人在戲劇課堂上的「真性情」，發現他們原來不只於此，可以有很多情感變化，也可以很放、很大膽，相比起我所認識的日本朋友或日本人有很大的反差；與那些香港表演者比較起來，即是那些平時已經很挑皮及外向，被說成好像天生已很適合當表演的人很不同，日本人正正跟他們相反，可是從中我看到很多很厲害的演員及表演。這是令我一直追求探索日本戲劇及表演的原因。

有時被問到：「你覺得日本戲劇與香港戲劇有甚麼不同？」

首先，每個作品都有其獨特之處，很難以這個作前提來比較。但我曾以不同身份參與雙方不同的製作的經驗來說，日本方面很重視所有已設計好的創作或設定好的程序，演出不會爆肚、台詞不會即興，會將劇本內的每一句台詞的每一個字及標點符號都準確地表達出來。另外，應該是專注力及尊重度的分別吧。日本人在排練時或演出前高度專注，不會在等候出場時「玩」，對劇場及排練室有一種神聖的看待，所以當傳統表演的演員在進入劇場門口時，也會在神壇前鞠躬以示尊重。

令我最印象深刻的是，當我在東京一個劇團當製作及前台時，每天也會在觀眾席看演出，而當時演出的劇目是三島由紀夫的劇作《黑蜥蜴》，男女主角分別是千葉哲也與前「寶塚歌劇團」明星麻実れい（麻實玲）。那晚我發覺麻實小姐的台位及動作與平時有輕微不同，由於我已連續看了二十多場，所以我非常容易察覺舞台上的變化或異樣。臨完場前一場戲，她本來就是坐在地上說台詞，那時她利用另一位演員在說台詞的瞬間，突然把頭轉向後並用手掩嘴，那刻我察覺到她在嘔吐。然後在臨完場前，她跟男主角對峙，我看見她似虛脫了一樣，她撐不住了，她站不穩腳差點倒下，但男主角以「角色」身份把她扶著。完場後才得知她早一天已十分不適，但這天也在服藥及注射後勉強來演出，這是我真正見識到何謂專業及敬業樂業。結果第二天她如常來演出，亦不覺有異樣。《黑蜥蜴》演出時

間足三小時，並持續上演一個月約三十場演出，而她飾演主角黑蜥蜴，從開幕後一直出場至謝幕，加上有極大量對白及獨白，這可想像到她的意志力是如何強大。

2020年疫情期間，我幸運地考上了香港中文大學日本研究學系的哲學碩士研究課程，令我能全心專注進行日本戲劇在香港的歷史及發展研究，也造就了本書能在日後出版。在此特別感謝我的教授吳偉明博士的指導及照顧，多年前得到他的鼓勵才令我決心出版本書。

本書的研究時期由1980年至2026年初為止，內容根據上述論文為藍圖而發展出來，加上疫情之後的香港日本戲劇歷史的補充。疫情期間，全球的實體戲劇活動被迫停止，但香港與日本的戲劇交流，尚有透過網絡視像進行的交流會及工作坊。然而，我始終認為，人與人之間的交流及溝通始終在面對面時最珍貴、最具價值而不可被科技所取替。這正如劇場一樣，錄影或直播的節目只是另一個媒體，現場觀看及感受作品，才是劇場。所以，香港以往能上演多部日本戲劇作品實在難得，當中包括日本重量級舞台導演蜷川幸雄的作品曾三度來港；日本傳統表演的歌舞伎及能劇曾在本地上演，雖然只以折子戲形式來港，亦未能於香港呈現日本傳統表演的原本舞台設計，但也足以令香港觀眾感受到這些日本藝術的純粹及呼吸。

劇場是即時的藝術，即使科技及資訊如何發達，今天能親眼欣賞日本戲劇仍是很寶貴的事。日本戲劇始終在香港來說比較罕見，而很多香港人也喜歡日本文化及電影，所以日本戲劇絕對值得被更廣泛地引介至香港。期盼今後有更多不同形式的具水準作品來港演出，或被翻譯成廣東話上演。

感激我的家人一直對我的鼓勵及支持，讓我這些年來能一直堅持在自己的路上，累積了我在日本及香港戲劇界之間學習和工作的經驗及見聞，最後能出版成書跟大家分享。

感謝香港藝術發展局的資助、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香港分會）編輯團隊的協助，以及茹國烈先生和陳國慧女士一直以來的支持。沒有以上單位及人物，便沒有這本書的出現。感激接受訪問的十七位日本及香港的戲劇工作者，提升了本書的內涵及可信性。謝謝替我寫序的四位老師和前輩，感恩有你們的栽培和信任。

最後想分享我剛到日本留學時經常被問及的問題。那時候不時有人問我：「你為甚麼來日本？」我經常這樣回答：「或許我從前在這地方留下了一些東西，現在為了尋找它而回來吧。」或許，這本書便是那東西吧。



筆者（後排左一）於日本大學藝術學部演劇學科的首個演出《天使が通る》
（《天使經過》）（攝於2003年4月，照片由筆者提供）

致敬已故古天農先生

2004年筆者尚在日本大學藝術學部就讀三年級的時候，中英劇團剛好在東京上演《留守太平間》。那天演出開始前，我在劇場大堂看見古先生，於是自告奮勇上前自我介紹。接著，他邀請我參加當晚的慶功宴。這是接通我日後跟香港與日本戲劇交流的第一步，也可說是命運的邂逅。及後得到古先生的介紹而認識香港戲劇界的人物，擴闊了我的人脈及戲劇圈子。本書稍後亦有介紹，古天農先生對引介日本戲劇到香港，及促進港日戲劇交流貢獻良多，在此衷心鞠躬致謝。